



甲乙刺言
瓶史
廣莊
偶造

二十五

增4
515
7



4管14
515
7



甲乙剽言叙

昔胡元瑞南過聊城以一帙示余此吾甲乙
已後剽言也君盍為我題之余讀一過則鉅
麗者足以關國是微瑣者足以資談諧即不
越稗官亦雜家之鼓吹也因篋以自隨不翅
日對元瑞須眉今年秋俄得元瑞訃音言在
人亡不勝感悼嗟乎造物以元瑞有言而剽
元瑞元瑞又不能常剽

其身而剽其言言剽元瑞乎元



甲乙剽言叙

瑞剽言乎吾不得而知也則余此題也亦與此言交剽之矣聊城傅光宅叙

甲乙剽言

東越胡應麟著
海鹽姚士粦校

蜀僧

余過京口見鄔佐卿語曾于甘露寺遇一蜀僧與接言論蓋深于禪理者因數數往還佐卿適有所負迫窄無以應憂見于色僧問曰君須幾何而形困若此鄔曰此方以內煎熬地獄非十

甲乙乘言
金不能免此僧持几上煮茶銅銚視之曰此踰
十金矣便命索炭鄔異之卽以燃炭僧出袖中
一包出藥七許以銚周身擦抹此藥藥盡着火
中燒令通赤急索酒淬之尋以水洗則成銀矣
鄔遂得緩子錢之急明日往謝僧已行矣

方子振

人多言方子振小時嗜奕嘗于月下見一老人
謂方曰孺子喜奕乎誠喜明當俟我唐昌觀中

明日方往則老人已在老人怒曰曾謂與長者
期而遲遲若此乎當於詰朝更期于此方念之
曰圯上老人意也方明日五鼓而往觀門未啓
斜月猶在老人俄翩然曳杖而來曰孺子可與
言奕矣因布局于地與對四十八變每變不過
十餘着耳由是海內遂無敵者余過清源因覓
方問此方曰此好事者之言也余年八齡便喜
對奕時已從塾師受書每于常課必先了竟且

甲乙乘言
語其師曰今皆弟子餘力請以事奕塾師初亦
懲撻禁之後不復能禁日于書案下置局布筭
年至十三天下遂無敵手此蓋專藝入神管夷
吾所謂鬼神通之而不必鬼神者也

酒肆主人

余過淮陰市中憇一酒肆主人約五十許人與
余談酒事各極其意主人忽瞪目視余曰觀君
似解操觚者余謝曰非曰能之嘗窺一斑矣主

人遂與余論詩上自三百漢魏下及六代三唐
以及我明無不畢當窾綮因命酒對坐劇飲
復論天下事事至于千古興衰每太息流涕忽
向余曰吾閱海內人多矣少得似君君得無金
華胡元瑞乎余曰是也余因詢其姓字主人曰
肆門所書張叔度是也余復問其鄉縣主人曰
吾無何有鄉之人也余笑曰地且不得曾謂張
叔度是丈人姓字乎主人起顧余笑躍身入內

曰母多談君且休矣明日索與相見衆備保曰
主人仗一劍躍馬去矣余遂窮問其人則曰主
人有錢數百千令我輩張肆于此其出處從不
能悉也余意必江淮大俠託于市隱者耳

天上主司

乙未春試前一夕余忽夢見冕服一人坐殿上
召余入試既入則先有一人在坐者呼之曰易
水生未幾殿上飛下試目一紙視之有晉元帝

恭默思道七字翻飛不定余與易水生爭逐之
竟爲彼先得余怒力往鬪擊而覺爲不怡者久
之及入會場第一題是司馬牛問仁章始悟所
謂晉元帝者晉姓司馬元帝是牛金所生以二
姓合爲司馬牛也恭默思道是認言破無意耳
可謂大巧第易水生不解所謂及揭榜則湯賓
尹第一蓋以易水二字爲湯也然夢亦憤憤書
法以水從易音陽非易也觀此則天上主司且

不識字何尤於濁世司衡者乎

李惟寅

李惟寅太保別僅一再易涼暑耳遂不良于行
蹒跚出見客道故殷勤至涕落不能止因念走
馬長于鍾陵躍澗時何輕捷也而一旦衰憊爾
爾乃知人生壯盛足恃幾何不覺覽鏡亦為髻
絲興嘆

趙相國

趙相國以東事憂悴時或兼旬不起余姓訪之
適日者王生醫者李生兩人在坐相國謂王曰
我仇忌何日出宮謂李曰我何日膏肓去體余
笑曰使石尚書出京便是仇忌出宮沈遊擊去
頭是膏肓去體相國為之默然

劉玄子

劉玄子從朝鮮還言彼中書集多中國所無者
且刻本精良無一字不做趙文敏惜為倭奴殘

及至圍洄之間往往以書幅拭穢亦典籍一大
厄會也因目不忍見每命部卒聚而焚之余乃
知國初朝鮮獻顏子朝議以偽書却之此四
庫之所以不及前代也且如今中秘所藏如子
華關尹亢倉之類果皆出于諸賢手乎嗟嗟真
以爲僞僞或爲真惟具眼者能別其真與僞耳

王長卿

王長卿新安人能詩其內人精于紉繡嘗觀其

繡佛織密絢爛而髮絲眉目光相衣紋儼若道
玄運筭余所見宋繡最多此繡當不多讓卽謂
之鍼王可也王行甫汪明生諸君多以篇詠重
之第性嚴如長卿往朔方謂周中丞慮有外私
使向繡佛前受邪淫戒而去

王太僕

天台王太僕嘗言天台山無踰五岳皆得覽
其槩矣未有若峨嵋之奇峻者余嘗宿絕頂光

相寺于時早秋曉起遠望寒冽不減嚴凍爲體
戰齒闕不能止時寺鷄三號耳殘月猶在遠見
西極荒岬有一點尖明若火光者因以問僧僧
云此天竺雪山爲初日所照也始亦未信頃之
日出而此山隱隱炫耀天際已而日色徧滿大
千則山光不復明矣但見一粉堆耳余味此言
乃知佛經言初日始出先照金剛山頂爲足證
也

青鳳子

新安楊不弃精于鑒別法書名畫吳用卿所刻
新帖皆其審定鈎摸上石不弃鄉人有得一石
于水濱狀如鷺子而青瑩可愛楊以千錢易之
恒以自隨作鎮紙及楊來燕有外國人數來看
之不忍釋手楊詢之其人曰此名青鳳子卽吾
土價亦不貲于是聲價一旦貴踴有一兩殿供
事許以千金易去進內闈爲禁中寶重夫此一

石也弃之水濱與瓦礫無異一遇知者遂為上方大寶物固有遭與不遭如此哉

博古圖

鄭錦衣樸重刻小幅博古圖其翻摹古文及雲雷饕餮犧獸諸眾較精于前且卷帙簡少使人易藏雖寒生儉士皆得一見商周重器大有裨于賞鑒家第一序艱滯可笑人謂可比樊宗師余謂非也此猶閩粵田農卷舌作燕趙語耳足

為此圖減價落色

曹娥碑

聞吳閩韓太史家藏曹娥碑真蹟書法甚佳而有識者謂是贗本何者碑辭本作可悵華落乃以可為何當是臨書人不解文義而悞書之耳余謂墨蹟真贗我則不知若曰可悵則是唐人手面矣且觀其上文曰生賤死貴利之義門下文曰豔冶窈窕永世配神則可悵有勸慰之意

如作何張便與上下文不相協矣讀者當自得之

沈惟敬

沈惟敬以落鳧僑寓燕中寓傍有閒屋使賣水擔子沈嘉旺居之嘉旺本樂清趙常吉家蒼頭幼爲倭奴所掠載還日本凡十八載泛海而還還復走燕依趙趙無所用之故以賣水自給惟敬暇則時時從嘉旺談夷中情俗雖器什鄉語

無不了悉會石大司馬經畧東事而石寵姬之父袁某恒從惟敬游惟敬日與袁言夷中事若身至之者袁以告石石遂召與相見與語大悅遂奏受游擊將軍奉使日本而有封貢之說矣惟敬妻姓陳名澹如本故倡也惟敬旣遠使石每到門慰藉至以沈夫人呼之真可謂能下賤矣第下非其所當下爲可惜耳

賀啟露布

有一近來聞人賀翰林某啟曰通藉玉堂 帝
亦呼庶吉之士校書天祿人皆稱劉更生此
與昔人身坐銀交之椅手持金骨之朶可謂今
古捧腹又曾見寧夏露布以祿山之亂對宋江
之強彼以山對江自謂絕異不知轉入惡道是
以王元美先生謂近來修史之難政謂此耳如
此等一番大舉動載此露布一迥可乎

卯燈

余嘗于燈市見一燈皆以卯殼爲之爲燈爲蓋
爲帶爲墜凡計數千百枚每殼必開四門每門
必有穰拱窓楹金碧輝耀可謂巧絕然脆薄無
用不異澗水画脂耳縣價甚高有中官以三百
金易去

陳紀傳

臨朐馮少宗伯嘗問余曰范曄書陳元方傳與
邯鄲淳碑辭稍異將從碑乎從傳乎余曰觀元

甲乙乘言
二
方傳便見蔚宗作賊腸腑蓋碑文明說以何進
表荐拜爲五官中郎將而傳則刪去第謂董卓
入洛陽乃使就家拜官是陷陳入于卓黨以爲
彼所謂名賢亦復爾也至于謀說呂布絕婚袁
術一事乃元方爲國破奸一點赤忠所在竟抹
煞不書益以見小人不成人之美如此理當從
碑傳不足據也馮爲首肯

李長卿

李長卿嘗言自古大篇名什銷沒沉湮令人搜
募不得至于學究所攻如千家詩及巷里村詞
如呂蒙正蘇秦劉知遠之類雖窮邊瘴海莫不
誦讀唱演我不知其何所感格一至于此余謂
天下多凡眼俗耳惟近于凡俗則行之必遠此
亦勢也故我輩捉筆得與千家蘇劉傳奇爭上
下便足千秋矣不覺相對大笑

魏總制

甲乙制言

七

人傳紫陽魏總制與繡水沈中丞不協當朔方
變起宇賊誘虜深入以撓我師我師多挫血不
得逞然魏往往掩敗爲功會題沈多不與魏益
恨之時沈軍固原值虜過靈州而南魏令烽砲
毋達固原虜遂猝至圍沈數日而去余謂邊塞
烽堠自有軍法何得至此恐言者之過及見中
丞客姚士粦塞上詩有豈有勝兵雄九地不傳
烽火到孤城之句乃知人傳者不誣也夫大臣

爲國家折衝禦侮以當一面正須共分猷念協
力相爲乃欲以敗爲功欺誤朝廷固罪在不赦
更復嫌忌同官以虜猝中此又刑書所必討者
也

合卺杯

都下有高郵守楊君家藏合卺玉杯一器此杯
形製奇恠以兩盃對峙中通一道使酒相過兩
杯之間承以威鳳鳳立於蹲獸之上高不過三

寸許耳其玉溫潤而多古色至碾琢之工無毫髮遺恨蓋漢器之奇絕者也余生平所見寶玩此杯當爲第一

薛校書

京師東院本司諸妓無復佳者惟史金吾宅後有薛五素素姿度豔雅言動可愛能書作黃庭小楷尤工蘭竹下筆迅掃各具意態雖名画好手不能過也又善馳馬挾彈能以兩彈先後發

必使後彈擊前彈碎于空中又置一渾于地以左手持弓向後以右手從背上反引其弓以擊地下之彈百不失一也素素亦自愛重非才名士不得一見其面又負俠好奇獨傾意于袁六微之余笑謂袁曰袁黑橫得素素相憐能無爲我輩如殺素素好佛師俞羨長好詩師王行甫人亦以薛校書呼之雖篇什稍遜洪度而衆伎翩翩亦昔媛之少雙者也

吳少君

余下第後吳少君忽從北來人寄余一絕云趙氏連城辨得真幾年聲價重西秦從來有眼皆能識何意猶逢按劍人得詩數夕後夢少君曰余詩中按劍人明日謹避之余亦不解其意明日飲朱汝修齋頭以口語相謔趙常吉忽使酒至按劍欲甘心焉汝修力救余得絕袖遶柱而逸趙猶率奴丁數里追索此余平生所遭最大

危厄乃從朋友得之尹公佗良爲多愧而少君一詩遂于夢中點出趙氏按劍四字大可恠也

友人

友人嘗從關中來言自環慶以北不復見山每從馬首極望惟見平沙際天千里超忽俄有橫山嶙峋可人忽焉滅沒知是雲也余後讀俞羨長詩云惟有故雲似遠山乃知是真境也又言固原都御史行臺後有園池池北有堂池上有

亭堂之顏曰天光雲影亭之顏曰半畝方塘棹
楔之前曰源頭活水後曰清如許凡歷四中丞
所題借用朱晦庵一絕句耳又言環縣御史臺
廳事寫李獻吉天清障塞收禾黍日落溪山散
馬群爲柱聯但改落爲轉真所謂點金成鉄也

前定命

都下有抄前定命者其辭皆七言而村鄙若今
市井盲詞之類其言自父母_三子兄弟貴賤與

甲皆具人皆狂駭以爲神也雖三公九卿莫不
從風而靡以爲此邵堯夫再來也不知此皆從
京師日者購其年庚履歷預爲撰集使人身自
覓索以駭眩之耳如余未嘗以命問京師日者
則覓之不復有此命矣且未有文理村鄙若此
而足以定人之貴賤壽夭者也其事易見何不
少察而明墮于其僞術乎

邊道詩

甲乙乘言
有一邊道轉御史中丞作除夕詩云幸喜荆妻
稱太太且斟栢酒樂陶陶蓋部民呼有司眷屬
惟中丞已上得呼太太耳故幸而見之歌詠讀
者大爲絕倒然此特近于俚鄙耳至若閩人少
白有作卽爲衆所傳誦如宋人日出卓八脚之
類最多好事故爲鏤板書價一旦騰踴買者如
市蓋人喜得之用爲笑資耳亦詩道一惡劫也

都下詩

余頃入都詞人益寥落無幾而所見篇什惟吳
允兆秋草十詩及汪明生秋閨雜詠翼翼可誦
其他惟柳陳父元夕一結云看他何處不娛人
及楊不棄溪上偶成沙頭小鴨自呼名而已至
如朗哉公翰諸君都不復進亦足以見詩道之
不振也

胡孟駿

胡孟駿嘗言于任城客邸遇一人豐頤長髯頭

着青幘身被布衲手提一扇來謁胡胡與之言
則道流也須臾拉胡上太白樓下瞰南池遠眺
洗水劃然長嘯有如鳳音因相與對坐道人曰
倉卒無以爲娛聊與君飲遂袖出一盤如赤玉
徑八寸許光瑩可愛又出二杯則琥珀也胡意
安所得酒饌乎未幾以盤向空言曰取無覓饌
來忽見鹿脯滿中杯紅香樸人矣心益大駭既
飲而杯復滿脯亦不見增減道流更言曰明日

在酒清風滿衿不有歌舞多負佳客因向南招
之頃之有白鶴一雙自南而來下集客前相對
鳴舞胡不覺五體投地曰凡夫不知賢聖願知
此身昔所從來今何抵止幸一爲指示道人曰
人有星宿降謫身有菩薩出世身有真仙再來
身有山川孕靈身有鬼神託見身汝是匡廬山
伯來所從來止所從止後當自驗吾乃言天地
之秘未敢盡泄胡因歷以在朝諸大寮問則曰

趙相國是天目上真張相國是旌陽顯化陳相國是參水猿沈相國是南溟公孫太宰是金天上相孫少宰是文昌司命楊尚書是司祿蕭侍郎是司祿左相范尚書是貴相馮侍郎是璧月烏劉侍郎是江伯曾侍郎是南岳副司命石尚書是武曲李侍郎是北地主者沈侍郎是優波離尊者蕭尚書是折威星呂侍郎是尾火虎徐侍郎是營室秉總憲是左執法李臨淮是次將

李寧遠是上將軍胡欲更問諸公而忽聞窻外大聲曰盜道多言有翅不騫道人曰余過矣余過矣遽起長別不知所之余笑曰可惜此問荅只成得一部天上縉紳耳何不問胡元瑞以上應少微庶幾解俗乎

黃白仲

黃白仲寓居武林余往訪之適有友人携一名姬邀余兩人赴飲黃便入內少時其容有蹙復

甲乙乘言
以他事談說許時邀者益急言主人候湖上久
矣余欲捉之偕行黃復身入內余聽之聞刺刺
詈聲余知其以妓故不敢往也故促之黃不得
已與余相赴日未晡黃便謝歸主人留之不得
遂去明日余往佯問于黃曰年餘四十遂乏血
胤雖一似人女婢亦不能居命也柰何更問昨
者遲回之狀曰凡赴妓席必涕泣至歸方已又
問如遠出何以制君曰出必軟血蒞盟余因大
嗟曰余方愧王茂弘九錫不意足下更是馮敬
通也

知已傳

余嘗于潞河道中與嘉禾姚叔祥評論古今四
部書姚見余家藏書目中有于寶搜神記大駭
曰果有是書乎余應之曰此不過從法苑御覽
蕝文初學書抄諸書中錄出耳豈從金函石篋
幽岩上窟握得邪大都後出異書皆此類也惟

今游中所刻夷堅志乃吾篋中五分之一耳別
後乃從都下得隋盧思道知己傳二卷上自伊
目下至六代由君相父兄妻子友朋以及鬼
神禽畜涉于知己者皆錄第誦葛孔明與先主
最相知以爲有君自取之一語爲大不知已不
錄蓋有激乎其言之也因尋校此書惟隋志有
之自唐已下不復有也能不愧金岩石篋處以
語叔祥者乎

陳眉厠籌

司瓶史卷上

有客謂余曰嘗客安平其俗如厠男女皆用瓦
礫代紙殊爲嘔穢余笑曰安平晉唐間爲博陵
縣鶯鶯縣人也爲柰何客曰彼大 秀當必
與俗自異余復笑曰請爲君盡厠 爭此齋
文宣帝如厠令楊愔執厠籌是帝 尊用厠
籌而不用紙也三藏律師部宣律師上厠法亦用
厠籌是比丘之淨用厠籌而不用紙觀此厠籌

瓦礫均也不能不為鶯鶯要處掩鼻耳客為噴飯滿案

余從綠酣中清冷點沸得此抄本校得二十字已復得五字顧不知鏤板後何如耳昔人謂校書如掃落葉隨落隨掃亦是一適

東坡先生詩云
有客謂余曰嘗容安乎其容安與與文
語叔顧善乎

陳眉公重訂瓶史卷上

石公袁宏道撰

伯承郁嘉慶閱

元弢張昞重校

瓶花引

夫幽人韻士屏絕聲色其嗜好不得不鍾于山水花竹夫山水花竹者名之所不在奔競之所不至也天下之人棲止于巖崖利藪目眯塵沙

瓶史
心疲計算欲有之而有所不暇故幽人韻士得以乘閒而踞爲一日之有夫幽人韻士者處於不爭之地而以一切讓天下之人者也惟夫山水花竹欲以讓人而人未必樂受故居之也安而踞之也無禍嗟夫此隱者之事決裂丈夫之所爲余生平企羨而不可必得者也幸而身居隱見之間世間可趨可爭者既不到余遂欲欹笠高巘濯纓流水又爲卑官所絆僅有栽花種

竹一事可以自樂而邱居湫隘遷徙無常不得已乃以膽甕貯花隨時揀換京師人家所有名卉一旦遂爲余案頭物無扞剔澆頓之苦而有味賞之樂取者不貪遇者不爭是可述也噫此暫時快心事也無徂以爲常而忘山水之大樂石公記之凡瓶中所有品目條列於後與諸好事而貧者共焉

瓶史
一花目

燕京天氣嚴寒南中名花多不至卽有至者率
爲巨璫大畧所有儒生寒士無因得發其慕不
得不取其近而易致者夫取花如取友山林奇
逸之士族迷于鹿豕身蔽于豐草吾雖欲友之
而不可得是故通邑大都之間時流所共標共
目而指爲雋士者吾亦欲友之取其近而易致
也余于諸花取其近而易致者入春爲梅爲海
棠夏爲牡丹爲芍藥爲安石榴秋爲木樨爲蓮

菊冬爲蠟梅一室之內荀香何粉迭爲賓客取
之雖近終不敢濫及凡卉就使乏花寧貯竹栢
數枝以充之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豈可使市
井庸兒溷入賢社貽皇甫氏充隱之嗤哉

二品第

漢宮三千趙娣第一邢伊同幸望而泣下故知
色之絕者蛾眉未免俛首物之尤者出乎其類
將使傾城與衆姬同輦吉士與凡才並駕誰之

罪哉梅以重葉綠萼玉蝶百葉緗梅爲上海棠
以西府紫綿爲上牡丹以黃樓子綠蝴蝶西瓜
穰大紅舞青猊爲上芍藥以冠群芳御衣黃寶
裝成爲上榴花深紅重臺爲上蓮花碧臺錦邊
爲上木樨毬子早黃爲上菊以諸色鶴翎西施
剪絨爲上蠟梅罄口香爲上諸花皆名品寒士
齋中理不得悉致而余獨叙此四種者要以判
斷羣菲不得使常閨艷質雜諸奇卉之間耳夫
一字之褒榮于華袞今以葢宮之董狐定華林
之春秋安得不嚴且慎哉孔子曰其義則其竊
取之矣

三器具

養花瓶亦須精良譬如玉環飛燕不可置之茅
茨又如嵇阮賀李不可請之酒食店中嘗見江
南人家所藏舊觚青翠入骨砂斑垤起可謂花
之金屋其次官哥象定等窰細媚滋潤皆花神

瓶史
之精舍也。大抵齋瓶宜矮而小，銅器如花觚、銅觶、尊、壘、方漢壺、素溫壺、扁壺、罌器如紙槌、鵝頸、茄袋花尊、花囊、蓍草、蒲槌，皆須形製短小者，方入清供。不然與家堂香火何異？雖舊亦俗也。然花形自有大小，如牡丹、芍藥、蓮花，形質既大，不在此限。嘗聞古銅器入土年久，受土氣深，用以養花，花色鮮明如枝頭，開速而謝遲。就瓶結實，陶器亦然。故知瓶之寶古者，非獨以玩然寒酸。

之士無從致此，但得宣成等窑磁瓶各一二枚，亦可謂乞兒暴富也。冬花宜用錫管，北地天寒，凍水能裂銅，不獨磁也。水中投硫黃數錢，亦得。

四擇水

京師西山碧雲寺水、裂帛湖水、龍王堂水，皆可用。一入高粱橋，便爲濁品。凡瓶水須經風日者，其他如桑園水、滿井水、沙窩水、王媽媽井水，味雖甘，養花多不茂。苦水尤忌，以味特鹹，未若多。

貯梅花爲佳貯水之法初入甕時以燒熟煤土一塊投之經年不壞不獨養花亦可烹茶

五宜稱

插花不可太繁亦不可太瘦多不過二種三種高低密如畫苑布置方妙置甌忌兩對忌一律忌成行列忌以繩束縛夫花之所謂整齊者正以參差不倫意態天然如子瞻之文隨意斷續青蓮之詩不拘對偶此真整齊也若夫枝葉相

當紅白相配此省曹墀下樹墓門華表也惡得爲整齊哉

六屏俗

室中天然几一籐牀一几宜潤厚宜細滑凡本地邊欄漆卓描金螺鈿牀及彩花瓶架之類皆置不用

七花祟

花下不宜焚香猶茶中不宜置果也夫茶有真

能殺花速宜屏去謂之花祟不亦宜哉

六

八洗沐

京師風霾時作空牕淨几之上每一吹號飛埃
十餘甌君之困辱此爲最劇故花須經日一沐
夫南威青琴不膏粉不櫛澤不可以爲姣今以
殘芳垢面穢膚無刻飾之工而任塵土之質枯
萎立至吾何以觀之哉夫花有喜怒寤寐曉夕
浴花者得其候乃爲膏雨澹雲薄日夕陽佳月
花之曉也狂號連雨烈燄濃寒花之夕也脣檀
烘日媚體藏風花之喜也暈酣神斂烟色迷離

七

花之愁也。欹枝困檻，如不勝風花之夢也。嫣然
流盼光華，溢目花之醒也。曉則空庭大厦昏則
曲房粵室，愁則屏氣危坐，喜則謹呼調笑。夢則
垂簾下帷，醒則分膏理澤，所以悅其性情。時其
起居也。浴曉者上也，浴寐者次也，浴喜者下也。
若夫浴夜，浴愁，直花刑耳。又何取焉。浴之之法
用泉甘而清者，細微澆注，如微雨解醒，清露潤
甲，不可以手觸花及指尖，折剔亦不可付之庸

奴猥婢浴，梅宜隱士浴，海棠宜韻致客浴，牡丹
芍藥宜靚裝妙女浴，榴宜艷色婢浴，木樨宜清
慧兒浴，蓮宜道流，菊宜好古而奇者浴，蠟梅
宜清瘦僧然。寒花性不耐浴，當以輕綃護之。標
格既稱神彩，自發花之性命，可延寧獨滋其光
潤也哉。

九使令

花之有使令，猶中宮之有嬪御，閨房之有妾媵。

也夫山花草卉妖艷寔多弄烟惹雨亦是便嬖
惡可少哉梅花以迎春瑞香山茶為婢海棠以
蘋婆林檎丁香為婢牡丹以玫瑰薔薇木香為
婢芍藥以鴛粟蜀葵為婢石榴以紫薇大紅千
葉木槿為婢蓮花以山礬玉簪為婢木犀以芙
蓉為婢菊以黃白山茶秋海棠為婢蠟梅以水
仙為婢諸婢恣態各盛一時濃淡雅俗亦有品
評水仙神骨清絕織女之梁玉清也山茶鮮妍

瑞香芬烈玫瑰旖旎芙蓉明艷石氏之翔風羊
家之淨琬也林檎蘋婆姿媚可人潘生之解愁
也鴛粟蜀葵妍于籬落司空圖之鸞臺也山礬
潔而逸有林下氣魚玄機之綠翹也黃白茶韻
勝其姿郭冠軍之春風也丁香瘦玉簪寒秋海
棠嬌然有酸態鄭康成崔秀才之侍兒也其他
不能一一比像要之皆有名于世柔佞纖巧願
氣有餘何至出子瞻榴花樂天秋草下哉

嵇康之鍛也武子之馬也陸羽之茶也米顛之石也倪雲林之潔也皆以癖而寄其磊塊雋逸之氣者也余觀世上語言無味面目可憎之人皆無癖之人耳若真有所癖將沉湎酣溺性命死生以之何暇及錢奴宦賈之事古之負花癖者聞人談一異花雖深谷峻嶺不憚蹶躄而從之至於濃寒盛暑皮膚皴鱗汗垢如泥皆所不

十好事

知一花將萎則移枕携襟睡臥其下以觀花之由微至盛至落至於萎地而後去或千株萬本以窮其變或單枝數房以極其趣或臭葉而知花之大小或見根而辨色之紅白是之謂真愛花是之謂真好事也若夫石公之養花聊以破閑居孤寂之苦非真能好之也夫使其真好之已爲桃花洞口人矣尚復爲人間塵土之官哉

十一清賞

茗賞者上也。譚賞者次也。酒賞者下也。若夫內
酒越茶及一切庸穢凡俗之語。此花神之深惡
痛斥者。寧閉口枯坐。勿遭花惱。可也。夫賞花有
地。有時。不得其時而漫然命客。皆爲唐突。寒花
宜初雪。宜雪霽。宜新月。宜煖房。溫花宜晴日。宜
輕寒。宜華堂。暑月宜雨後。宜快風。宜佳木。蔭宜
竹下。宜水閣。涼花宜爽月。宜夕陽。宜空階。宜苔
徑。宜古藤。巉石邊。若不論風日。不擇佳地。神氣

散緩了不相屬。此與妓舍酒館中花何異哉。

十二監戒

宋張功甫梅品語極有致。余讀而賞之。擬作數
條。揭于瓶花齋中。花快意凡十四條。明窻淨室
古鼎宋研。松濤溪聲。主人好事。能詩門僧。解烹
茶。蘄州人送酒。座客工畫。花卉盛開。快心友臨
門。手抄藝花書。夜深鑪鳴。妻妾校花。故實花折
辱。凡二十三條。主人頻拜客。俗子闌入。蟠枝庸

僧談禪窻下狗聞蓮子衲衲歌童弋陽腔醜女
折戴論升遷強作憐愛應酬詩債未了盛開家
人催筭帳檢韻府押字破書狼籍福建牙人吳
中贗畫鼠矢蝸涎僮僕偃蹇令初行酒盡與酒
館爲隣案上有黃金白雪中原紫氣等詩讌俗
尤競玩賞每一花開緋幙雪集以余觀之辱花
者多悅花者少虚心檢點吾輩亦時有犯者特
書一通座右以自監戒焉

花寄餅中與吾曹相對既不見摧于老雨甚
風又不受侮于鉅漢僮婢可以駐顏色保令
終豈古之瓶隱者歟郁伯承曰如此則羅虵
花九錫亦覺非禮之禮不如石公之愛花以
德也請梓之

掃花頭陀陳繼儒

癸丑秋月白夜
閱了西齋閑客



瓶史

七

袁中郎廣莊叙
莊生拯世非忘世其為書求入世非求
出世也觀夫投斃斨之刃意在游虛運
斲鼻之斤必先存質大瓠濩落則泛江
湖壽木不材因資休蔭鶯鵬俱奮並得
其翔羊蟻偶遭兩釋其意倘所謂物々

自賦于天鈞者非耶若其敷摛宏衍撰
結詭麗譏哂狎出詼劇恣行提弄古皇
姍戲聖哲則生固已自言之世湛濁而
不可與莊語故以竒文曲說中人之心
亦良苦矣讀莊者每持狹劣之見震眩
自喪于閃譎無涯之波辨故瞶者瞠目

拘者掉臂浮者泛醜沉者醉粕又孰知
夫逍遙理解齊物天籟要于德符帝應
以仍其世于人間固禮樂詩書之神杼
而端冕委佩者之一噓一欠也楚袁中
郎之廣莊亦廣莊也廣讀莊者之狹劣
不能自濟于閃譎無涯之波辨者也涉

廣莊
江湖者濤頭白則五采無主客為陳說
滄瀛溟澥沃天濺日之勢而後稍定此
以廣濟廣之說也吾輩膠糲糾纏於文
墨議論幾喪其故安可無是泰神之書
以自拯而拯世則漆園一杯願與中郎
共之
義興陳于廷題

新刻陳眉公重訂廣莊

石公袁宏道撰

長康范明泰校

逍遙遊

豎儒所謂大小皆就情量所及言之耳大于我
者即謂之大是故言大山則信大海則信言鳥
大于山魚大于海即不信也何也以非情量所
及故也小于我者即謂之小是故言螻蟻則信

廣非
一
蟣則信言蟻有國國有君臣少長是非爭讓
之事蟣螟睫上有無量虫虫有無量郡邑都鄙
卽不信也何也以非情量所及故也嗟乎一人
身量自頂至踵五尺耳三百六骨節之中三萬
六千種尸蟲族焉凡有目者卽有明是彼未嘗
無晝夜日月也凡有足者卽有地是彼未嘗無
山岳河瀆也有嗜欲者卽有生聚是彼未嘗無
父子夫婦養生送死之具也齧而爲疥彼知趨

利膚中之蟣出之甲上奔走如鶩彼知畏死吾
安知天地非一巨丈夫邪娑娑世界非其一骨
節之虛空處邪人物鳥獸賢聖仙佛非其三萬
六千中之一種族邪經曰髮毛爪齒皮肉筋骨
皆歸于地吾是以知地特髮毛之大者唾涕膿
血津液涎沫皆歸于水吾是以知水特唾涕之
大者暖氣歸火動轉歸風吾是以知風火特喘
息之大者天地得其大不爲有餘人得其小不

爲不足虫處其內不爲逼狹人據其外不爲廣
廓天地以成住壞空爲劫虫以生老病死爲劫
肘間之蟲笑指節爲夷狄膚間之蟲語以牙甲
叱爲怪誕尚不信身外有人又况人外之天地
邪由此推之極情量之廣狹不足以盡世間之
大小明矣拘儒小士乃欲以所常見常聞闢天
地之未曾見未曾聞者以定法縛已又以定法
縛天下後世之人勒而爲書文而成理天下後

世沉魅于五尺之中炎炎寒寒畧無半罅可出
頭處一丘之貉又惡足道聖人知一己之情量
決不足以窮天地也是故于一切物無巨細見
于古今世無延促見于衆生相無彼我見殤可
壽巨可細短可長我可彼智可蒙蜉蝣以慕死
爲長年故殤未始不壽也牛大于豕小于象故
巨未始不細也夢十年者不出一覺故短未始
不長也盾者以手拊胷手卽物故我未始不彼

廣
也聖不能見垣外故智未始不蒙也正倒由我
順逆自彼遊戲根塵無罣礙盡聖人者豈有三
頭九臂迴然出于人與虫之外哉唯能安人虫
之分而不以一己之情量與大小爭斯無往而
不道遙矣
天地之間無一物無是非者天地是非之城也
身心是非之舍也知愚賢不肖是非之果也古

往今來是非之戰場墟壘也天下之人頭出頭
沒于是是非非之中倚枯附朽如大未蟲之見
物則緣而狂大之聞聲則吠是故寄心于習寄
口于羣人嗔則嗔人譽則譽者凡夫之是非也
援古證今勘聖校愚叱凡譽雅者文士之是非
也投身幽谷趨清避濁潔士之是非也課名實
黜浮譽上督責罪虛誕法家之是非也祖述仁
義分別堯桀規思矩孟馨王醜霸儒生之是非

也惡盈善退絕智棄聖道家之是非也趨寂滅
樂悲捨贊歎戒律呵斥貪嗔釋氏之是非也異
途分門爭道並出海墨爲書不可盡載嗚呼是
非之衡衡于六根六根所常執爲道理諸儒墨
賢聖詰其立論皆准諸此今夫不食烟火者目
見十里短視隔尺訓狐之鳥夜察蚊螟晝不辨
丘嶽目果可常乎哉跋難陀龍無耳而聞虬聽
以掌牛以角耳果可常乎哉口司言也而海外

有形語之國馬相示以鼻口果可常乎哉足附
地則行欹側則蹶此其職也而蟻能倒行蠅能
仰棲足果可常乎哉色借日月借燭借青黃借
眼色無常聲借鐘鼓借枯竹竅借鋌借肺中風
借舌腭聲無常想借塵緣借去來今借人借書
冊想無常夫不可常卽是未始有衡未始有衡
卽不可憑之爲是非明矣槐葉之虫其身純青
見粉蠹之白者笑之而不知青白之不由彼也

蜀犬見雪則吠詫其所變江魚入海則惑失其所常生首子者烹而食之以爲宜子彼見夫中國之慶喜鄭重以爲不慈矣祝夫尚僧以貴其女彼見夫中國之間名納采從一守貞以爲不令矣死者棄骸野外以施烏鳶七日不盡聚族而哭彼見夫中國之素車黃腸珠襦玉匣以爲不仁矣天地之大何所不有我憐彼彼亦憐我我訕彼彼亦訕我是非之質惡從而辨之是故

以長非短者是以髮之若若譏髭之虬結也以大議小者是以瓶中之空笑盃中之空也以辨屈辨者是以百舌之語攻燕子之語也以聖斥狂者是以橫吹之聲刺空谷之響也以古折今者是以北岡之舊壘歎南山之新壘也以智證愚者是以機關之木人悲土偶之無識也以中國非夷狄者是以楚蜀之土音正閩甌之鄉語也夢中之人物有嗔我者有齧我者是我是人

廣莊
六
夢中之榮瘁醒時不相續醒中之悲喜夢時亦不相續孰真孰幻空中之花可以道無亦可以道有故聖人不見天高地下亦不言天卑地高波中之像可以言我亦可以言彼故聖人不見萬物非我亦不言萬物是我物本自齊非吾能齊若有可齊終非齊物聖如可悟不離是非愚如可迷是非是實雖萬釋迦何處着脚哉

養生主

天下無一物不養生者亦無一刻不養生者貧賤之人波波吒吒稿形極慮以養其生富貴之人營生路曠奧室以養體淫妖以養目絲肉以養耳極羞醜以養口窮嗜欲以養性養之未久病疴立至伐生斧命萬萬于此賢知之人憫其溼溺是故執執以範躬收視却聽以衛耳目恬淡虛無以葆神氣夫執執以範躬躬之卷鞠者生而躬之安逸者死矣收視以衛目目之幽隱

廣
者生而目之奔色者死矣却聽以防耳耳之壅
蔽者生而耳之納嚙者死矣恬淡以約口口之
淡薄者生而口之愛濃厚者死矣虛無以葆性
性之寂滅者生而性之動蕩周流朋從往來者
死矣矣吾生卽皆吾養不宜厚此薄彼辟如半
身不隨之人雖復留形天地半已枯朽不得復
名全人故養生者傷生者也夫生非吾之所得
養者也天之生是人既有此生卽有此養草木

無知亦能養生若必自養而後生盡天地之天
喬枯死久矣子待父而養者也而少孤之子不
見天絕于世父母豈真能養子哉嬰兒之生也
卽知求乳是嬰兒知養生也三月之後以手麾
之則知閉目見風則啼是嬰兒亦知衛生也嬰
兒非真有知也養生之道與生偕來不待知而
知者也聖人之于生也無安排無取必無徼倖
任天而行修身以俟順生之自然而不與造物

廣非
者忤是故其下無傷生損性之事而其上不肯
為益生葆命之行古之善養生者有三家釋曰
無生儒曰立命道曰外其身而身存既曰無生
卽非養之所能生也既非養之所能生則不以
不養而不生明矣立命者順受其正順受故不
欣長生不悲夭折何也命不待壽而立壽何益
命不因歿而不立歿何惡歿不足惡壽不足欣
故養生以益壽皆妄之妄者也外其身者可以

存身則內其身亦可以亡身郭橐駝之種樹也
置之若桑鄉人有病疽者痛楚入骨殆不欲生
一日聞其父有大獄立起下牀籌畫區置旦日
而病去此外身身存之明效也衆人以利生故
害生聖人不利故不害衆人以得生故失生聖
人不得故不失嗜雞雛者養以松子灌以漿酪
雞亦自幸與羣雛異而不知鸞刀之先至也西
方有神女相好光明旦謁主人于門主人曰神

廣志 九
何來女曰余功德天凡余所至之家求福者福
求慧者慧乞男女者男女諸所願欲無不吉祥
如意主人乃洗浴稽首延之上座頃之一醜女
至面若塗漆髮若野蒿主人曰若何來女曰余
黑暗女凡余所至之家富者貧貴者賤幼者殤
壯者衰男子晝哭婦媪夜啼主人乃奮臂挈杖
驅之出門天曰不然有事我者亦當事彼余與
彼如形之影如水之波如車之輪非我無彼非

彼無我主人大駭揮手謝天送之唯忌不速聖
人之養生亦若是焉矣嗟夫養生之說起于貪
生知生之不必貪則養生之說荒已今夫世之
所謂歿折者或三二十以至一周二周所謂
善攝養者最多不過八十九十或百餘歲辟二
蟬蛻一死于午一死于暮諸水族虫皆吊午而
慶暮而不知時之頃刻也若爾則所貪之生亦
大倏忽矣試令一老人與少年並立問彼少年

爾所少之壽何在覓之不得問彼老人爾所多
之壽何在覓之亦不得少者本無多者亦歸于
無其無正等若爾則所貪之生亦大烏有矣天
地如獄入其中者勞苦無量年長獄長有若老
囚縱不求脫何至求繫若爾則所貪之生亦大
勞碌矣生有生可戀死亦有生可戀戀生之生
者既迷而畏死戀死之生者亦必迷而畏生若
爾則所貪之生亦大兒戲矣嗚呼不知生之如

戲故養生之說行不知生之本不待養故傷生
之類衆非深達生死之理者惡能養生哉惡能
養生哉

人間世

衆人處人間世如鰍如蟹如蛇如蛙鰍濁蟹橫
蛇毒蛙躁同穴則爭遇弱卽噉此市井小民象
也賢人如鯉如鯨如蛟鯉能神化飛越江湖而
不能升天鯨鼓鬣成雷噴沫成雨而不能處方

池曲沼之中蛟地行水溢山行石破而入海則
爲大鳥所啖賢智能大而不能小能實而不能
虛能出纏而不能入纏是此象也唯聖也如龍
屈伸不測龍能爲鰐爲蟹爲蛇爲蛙爲諸蟲蚓
故雖方丈涔蹄之中龍未嘗不沂鱗濯羽也龍
能爲鯉爲鯨爲蛟故江淮河漢諸大水族龍未
常不相噓相沫也龍之爲龍一神至此哉是故
先聖之演易首以龍德配大人周易處人間世

之第一書也仲尼見老贊以猶龍老子處人間
世之第一人也易之爲道在于善藏其用崇謙
抑亢老氏之學源出于易故貴柔貴下貴雌貴
黑夫翠不藏毛魚不隱鱗尚能殺身而况于人
是故大道不道大德不德大仁不仁大才不才
大節不節道也者導也有導則有滯滯則碍故
古之人以道得禍者十常一也德也者得也如
人得物則矜矜則人見而畏故古之人以德得

廣業
禍者十常三也仁也者恩也恩能使人愛亦能
使人忌忌愛相半故古之人以仁得禍者十常
五也才也者財也如人有財盜必劫之故古之
人以求得禍者十常七也節也者岳也高也氣
太高則折身太高則危行太高則蹶故古之人
以節得禍者十常九也天下之患莫大乎見長
于人而據我于扁我之爲我其伏甚細其害甚
大聰明我之伏于諸根者也道理我之伏于見

聞者也知解見覺我之伏于識種者也古之聖
人能出世者方能住世我見不盡而欲住世辟
如有人自縛其手欲解彼縛終不能得堯無我
故能因四岳禹無我故能因江河太伯無我故
能因夷狄迦文無我故能因人天三乘菩薩諸
根是故龍逢見戮比干剖心伍胥乘潮靈均自
沈者事君之我未盡也務光投河夷齊叩馬漆
室自縊者潔身之我未盡也姜里被囚居東見

疑者居聖之我未盡也孔畏于匡伐木于宋絕糧于陳者行道之我未盡也孔子自言六十耳順是六十而我見方盡明矣我見不盡戮身之患且不保何況治世今夫父母之養嬰也探其飢飽逆其寒暑啼者令嬉嗔者令喜兒口中一切喃喃不字之語皆能識而句之何則無我故也同舟而遇風者十百人一心惟三老所命呼東則東呼西則西何則無我故也夫使事君者

而皆若父母之求其子處世者而皆若同舟之遇風何暴不可事何亂不可涉哉古之至人號肥遯者非遯山林也遯我也我根在卽見山林亦顯何也有可得而見者也我根盡卽見朝廷亦隱何也無可得而見者也無可得而見是故親之不得疎之不得名之不得毀之不得尚無有福何有于禍處人間世之訣微矣微矣三代而下亦有一二至人與龍德相近者漢之子房

東方朔黃叔度晉之阮嗣宗唐之狄仁傑是也
子房當烹狗藏弓之世時隱時見托赤松以自
保方朔事殺人如薦之主玩弄兒戲若在掌股
叔度居亂世君公顧厨皆其師友而黨禁不及
嗣宗縱酒汗朝口無臧否梁公身事女主與嫚
奴爲伍縱博褻裘恬不知恥使諸君子有一毫
道理不盡我根潛伏惡能含垢包羞與世委蛇
若此夫李泌亦似之矣然高梁其行至不能調

伏一張良媿我見尚在處人間世之道未盡也
嗟乎若胡廣之中庸馮道之五代是之而非非
之而是噫余不敢言之矣

德克符

天下所寶者軀命也所尊者面貌也所倚者手
足耳目也軀命計其短長面貌角其妍媸手足
料其強痿耳目較其聰塞一支不治百里尋方
一夫抱疴舉族奔走至于覺明真當形神之蒂

聽其仇捏恬不知怪有言及者互相嗔笑指為
 異端噫何其頑鈍昏劣抑至此邪夫天地之長
 且久者非以形氣也草木之生長長非以枝
 葉也人之視聽操履含知秉耀非以手足耳自
 心也謂耳能聽死者亦有耳何不聞謂目能視
 死者亦有目何不見謂手持足行死者亦有手
 足何不起謂心能思死者七竅具在何以都無
 如識空俄而有氣氣俄而有根根俄而有識根

者諸濕之偶聚如濕熱之蒸而成菌也識者六
 緣之虛影如芭蕉之卷而成心也蕉落心空緣
 去識亡熱謝菌枯濕盡形壞向非覺明真常客
 于其中一具白骨立見僵仆辟則無柱之宇無
 根之樹其能一日立于天地間哉萬物皆可為
 人是故得水者知得火者烈得金者強得木者
 理人皆可為萬物是故值其生則生值其剋則
 死值其駁則愚值其正則賢草木一生剋也人

特草木之有知者也瓦礫一水火也人特瓦礫
之能動作者也嗟夫知與動作豈人之爲覺性
也今夫神之赴箕也密語則聽是有耳也呈帖
則知是有目也證事則書遇物則題是有思慮
也夫其耳目思慮者豈箕之爲哉神也神不以
箕之成壞爲已之存亡則人亦不當以殼之有
無爲心之憂喜明矣楚俗尚鬼其致鬼之物不
一推之皆有至理肩挺之鬼搖兀不休所附者

長而狹且直也甕罌之鬼聲如歌曲所附者腰
大而嚙細也兀丫之鬼剔啄如雷所附者短身
長味也斛桶之鬼厲聲疾呼所附者濶口空腹
也覺之在人如鬼附物因形發識虛實各異是
故附其卷而納者則爲聽附其漏而光者則爲
視附其勁而節者則爲動履附其竅而出入者
則爲意識一切衆生不深惟身心之所以百計
愛惜以愛惜故牽纏糾縛促局如繭中之虫煎

廣莊
啣如在釜之蠲畜盜自劫家貨日銷至于寶盡
囊空猶愛盜不止可不大哀經云空生大覺中
如海一漚發又云汝身汝心皆是妙明真心中
物夫狂者尊古卑今尚能眼空一世糠粃形骸
至人脫却浮漚通身是海又惡有淨穢大小之
見哉齊有優蛾者館于泰山之逆旅龜蒙先生
分室而寢夜半聞蛾謂弟子曰余初入俳場村
叟有聚觀者余面若塗血心若累石口噓噓不

能終折已遊三街六衢與諸少年狎視村叟之
觀者復如也已又過達官貴人之家分盃連席
謔浪終日歸而見市井少年猶奴隸也已而入
京師隸藉樂部出入掖廷聲遍長安王侯公子
爭爲挾箏負琴視達官貴人猶家鷺庭鳥也今
余出京又十年餘高賢大士游公猥賈闕歷旣
多處萬人場有若幽室籠撚指撥隨手而應歌
喉盤旋不拘本腔人無不擊節者何則不見已

廣雅
焉耳不見人焉耳龜蒙先生曰吾寐矣夫某甲
行道四十年而唯恐置身之無所也隘矣夫彭
祖之神與國殤相遇于道殤曰兒來祖怒曰余
壽過若倍屣何嬰我殤曰兒所謂八百形骸也
非兒也夫人偽而鬼真今與若較卽真之日予
壽先若久矣

大宗師

古今宗師未有不宣生死者佛曰爲一大事出

見于世孔曰朝聞夕死老曰死而不亡者壽夫
釋老之爲生死人皆知之孔學之爲生死雖鉅
儒大賢未有能遽知之者嗟嗟聖人之道止于
治世卽一修齊已足而沾沾談性與天窮極微
眇得無迂曲之甚夫天命者不生不死之本体
也何言天非人是已天與人對非人者非耳非
目非口鼻非心意識也旣已非耳非目非口鼻
非心意識矣我何在我相盡卽道旣已無耳無

目無口鼻無心意識卽天下之耳目口鼻一時
頓盡矣人何在人相盡卽教教之一字尤爲喫
緊位天育物總是教体心淨土淨曰位胎卵滅
度曰育性如是故非是強爲爾我生死了不可
得噫金口未宣木鐸先啓涅槃妙路寔肇教例
天人導師非孔誰歸莊去孔聖未遠七篇之中
半引孔語七語破生死之的倘謂蒙莊不實則
中庸亦僞書矣天下皆知生死然未有一人信

生之必死者囹圄之人一陷大戮寤寐寐寐惟
脫死是求是故有一罅可直不借營營也有賄
可脫居間可解不惜傾囊囊鬻子女赴之也何
則信已之必死故也茫茫衆生誰不有死墮地
之時死案已立趨名趨利唯日不足頭白面焦
如慮銅鉄之不堅信有死者當如是邪文章之
士以立言爲不死是故著書垂訓舐毫吮墨仰
面觀屋神仙之士以留形爲不死是故鍛精鍊

廣非
氣留心龍虎坎離及諸太丹藥物之術二乘之
士以寂滅爲不死是故耽心禪觀趨向虛無遠
離一切幻垢無明夫文章之士無足論矣十種
大仙壽千萬歲報盡還墮二乘雖受三界外變
易之身終屬有爲捨此趨生焉知大道嗟夫道
何物也而可以已意趨捨之哉夫道天也趨捨
人也天地之間無物非人卽無物可與道湊合
者道若可聽是聲非道也若不可聽是塞非道

道若可見是相非道也若不可見是暗非道也
若可言是有非道也若不可言是瘖非道也若
可思是憶非道也若不可思是忘非道也若可
得是法非道也若不可得是空非道可聽可見
可言等卽生不可聽不可見不可言等卽死可
聽可見可言等卽死不可聽不可見不可言等
卽生種也趨避皆屬生死迫道愈急去道愈遠
夫惟聖人卽生無生卽生故不捨生無生故不

趨生畢竟寂滅而未嘗破壞有爲常處一室而
普見十方空界示與一切同行而不與一切同
報尚無生死可了又焉有生死可趨避哉善我
者無体善行者無時善因者無果金之堅也而
火流之水之輕清也而風日銷之有体故也聖
無体一株之桃可分而千松子飛山成林蓮实
墮泥成藕者因能爲果果亦能爲因也聖无果
子生于亥死于丑此一時之生死也日生于朝

死于昏此一日之生死也春生于冬死于夏此
一季之生死也時爲之也聖無時無時者古今
一時是故伏羲神農至今猶在無果者无因非
果仲尼表高子淵表深杏壇陋巷本無是事无
体者諸法同体三教聖人末世衆生同一眼見
同一耳聞同一氣出入此非識心分別可知智
証乃見讀儒書者尚以此意叅之庶幾聖門之
嫡傳哉

應帝王

矢不密鳥不高羅不繁獸不深法不多民不詐
道不焚士不岐吾欲爲網罟彼卽爲深窅網罟
者深窅之始也吾欲爲法律彼卽爲彛文法律
者彛文之始也吾欲爲仁義彼卽爲放弑仁義
者放弑之始也道而觸者彼曰無禮此亦曰无
禮分辯不已遂爲格鬪僞盟誓者亦假約束何
也非約束無以爲局騙資也嗟夫此豈制作之

初意哉勢使然耳文中子謂弟子曰余依先聖
之言教民慈教民孝教民睦教民信講業三十
年而民之厲滋甚者今之人不逮古邪何訓之
難也弟子曰先生之教非也非民之難訓也先
生言慈而不類之子始以慈望其父先生言睦
而不肖之卑幼始以厚責其長上先生言信而
諦盟要約者始以信讓其朋友故自先生立教
以來父見子過于見父過兄弟責望于家朋友

廣雅
三
譙讓于野先生之教則然民之罪哉文中子愀
然而退屏居深山終身不爲人師遠古之初民
物雜處有若族屬患難不作迨其後世始有教
民網罟漁獵者于是獸相率入于山魚相率入
于淵鳥相率入於深林人與禽獸既不相習是
故人之强有力者遇獸則殺獸之强有力者遇
人亦恣其食噉故夫民之無辜而不免於齒角
之禍者智士之教也文王謂鸚冠子曰敢問詐

之所始鸚冠子對曰始于一二文王曰一二奇
偶自然之數也惡乎詐鸚冠子曰有一二卽有
千百有千百卽有計筭有計筭卽有文字有文
字而天下之機變不可勝窮也記曰蒼頡作字
天雨血鬼聚哭憤大朴之漓奸巧之生也鬼神
不得其所獨人哉舜南巡狩至江漢之野遇一
丈人披髮而泣舜曰天下熙熙然樂父老獨悲
何者丈人曰往者余釣于江朝出夜沒垂六十

廣雅
年人無知者今江濱之人有以余爲賢而親之者矣是必上之人有以使之也夫以爲賢而親之不賢者將疎之矣余將目擊夫百姓之相食而此地之爲戰場也是以泣也舜曰今天下何如放勳之時夫人曰嘻安可比帝堯之世九水溢十日出而民不爲災今則壤定日月調而民之繁庶不加于昔也帝堯之世四凶在位三苗負固頑讒布野而堯不以其故貶聖今流者流

格者格極者極而昭宣平章不倍于昔也夫帝堯之德去烈山氏一間耳今奚得比哉聖王之治何法曰法天天何法曰法嬰兒嬰兒何法曰法鵠卵天不以水之尅火而去水天不以嚙人之故而絕虎狼蚊蚋天不以地狹民貧而摧山填海聖王亦然聖王者覆智愚賢不肖而因其自生自育者也故法天也嬰兒激之不嗔譽之不喜太山摧于前而目不瞬天之至也故法嬰

廣事
兒也鵠卵無聞無見冥冥漠漠燥之不以爲熱
濡之不以爲寒蒙之祖也故法鵠卵齊威王令
于國中有能善巧分別者賜千金三日而應募
者三人一人曰臣能分別人之面貌萬不失一
齊王乃呼左右一色一衣者百人遍令閱之一
閱而識其姓字三覆不悞一人曰臣之術有過
于此者臣能分別雞務鳥野鵠齊王乃呼嗇夫籠
孔雀翡翠百餘私識其左右前後遍令閱之頃

之發籠嘈啞庭下雜問其處一無所失一人曰
臣之術又有過于此者臣能分別諸名花果齊
王乃導入園令觀桃李諸花觀畢苑令摘花試
之枝葉柯亞皆記其處十間而十不失齊王大
喜立賜千金西郭先生進曰此小術也奚足爲
怪臣之術有大異于此者因問首一人爾一日
能分別幾曰千餘人次分別幾鳥曰百餘次分
別幾花曰不過六七樹西郭先生笑曰陋哉臣

廣雅
之術能一時知趙魏齊魯諸國雨點之數飛禽
走獸皆洞得其情狀臨淄之中七萬戶起一心
一念臣能悉知用臣之術可撫四夷齊王大駭
齋戒七日庭設九賓進西郭先生于殿王三環
進食跪而請曰先生之術可得聞乎西郭先生
曰可霖雨臣知其可千里猛雨知其不數十里
分龍之雨塊雲之雨知其不隔轍臣是以知雨
點之數也翼者知其能飛角者知其能觸逸者

知其善走臣是以得鳥獸之情狀也王之百姓
貧者知其欲粟賤者知其欲爵鰥者知其欲婦
曉起知其營業入夕知其宴眠臣是以悉知其
心之所念也臣之術操者簡而用者博故得之
可撫四夷威王憮然自失曰先生休矣

新刻陳眉公重訂廣莊

寶顏堂訂正偶譚

豫章李鼎長卿著

華亭陳繼儒仲醇校

李生掩關山中闐然無偶既戒綺語絕筆長

篇與到輒成小詩附以偶然之語亦云無過

三行蓋習氣難除聊用自寬耳如其驢技長

鳴卽犯虎谿嚴律豫章李鼎長卿識

舍骨肉而決烈一朝只為火坑非活計殉面皮

馬炎

而應酬終日翻從鬼窟作生涯閻王遣使來
勾別人替我不得

外護主人捐善地何殊叢桂秋風內修道侶授

真詮奚翅明珠夜月如其翫時日而積愆尤

畢竟轉輪迴而趨墮落

萬壑疎風清兩耳聞世語急須敲玉磬三聲九

天涼月淨初心頌真經勝似撞金鐘百下

應千二百四十年之佳會猛着力只在九齡超

萬億兆塵沙劫之業根急回頭直須一瞬

大道玄之又玄人世客而又客直至忘無可忘

乃是得無所得

掃地焚香愧作佛前之弟子草衣木食永為世

外之間人

斷絃而夢謝雙飛已脫周妻之累奉齋而未捐

五淨實餘何肉之慙欲附慈航請敦慧劍

三教大聖人闡經世出世之真宗心心相印一

身小天地會不神而神之妙理綿綿若存

發殺機以銷不盡之雄心運生機以補既漓之

元氣宇宙在手誰曰不然

意在筆先向包羲細參易畫慧生牙後恍顏氏

冷坐心齋

身外有身捉塵尾矢口閒談真如畫餅竅中有

竅向蒲團回心究竟方是力田

定息不離几席遠性風疎潛身獨向巖巖逸情

雲上

文生於情情生于文問子荆直應捲舌詩中有

畫畫中有詩起摩詰只合點頭

探鬼神覩不破之機關定是機關不立會聖賢

道不出之言句必然言句都捐

水流雲在想于美千載高標月到風來憶老夫

一時雅致

身退日便是功成名遂猶龍老子神哉心遠時

自無馬隘車填五柳先生卓矣

青牛西去白馬東來萬里間關寸步不離孔矩

圓蓋上浮方輿下奠四時往復真機只在人

心

倭佛者延街乞兒理佛者入門新婦闢佛者強

解小兒訶佛者當場子弟

開國元老當須讓地上一翁定策奇勲誰得似

商山四皓達人撒手懸崖俗子沉身苦海

三徙成名笑范蠡碌碌浮生縱扁舟負却五湖

風月一朝解綬羨淵明飄飄遺世命巾車歸

來滿架琴書

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孔子其大人也

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孟氏真丈

夫哉

人皆有不忍之心充之足保四海我善養浩然

之氣究之可塞兩間

戒生定定生慧慧定而不用是名大慧精化氣
氣化神神化而合虛是名至神

名利場中羽客人八輪蔡澤一籌烟花隊裏仙
流個個讓換之獨步

善易者不論易義文無地安身體無者不言無
老莊何處着脚瞿曇不遭棒死廣長饒舌無
休

損之又損栽花種竹盡交還烏有先生忘無可

忘煮茗焚香總不問白衣童子

與二氏作敵國畫水勤引三教為一家搏沙

自苦曲士強生分合至人不立異同

詩思在霸陵橋上微吟就林岫便已浩然野趣

在鏡湖曲邊獨往時山川自相映發

醺醺熟讀離騷孝伯外敢曰並皆名士碌碌常

承色笑阿奴輩果然盡是佳兒

月華淡蕩本自無形風韻飄颺何曾有質達士

澄懷意表斯為得之文人寄興篇端亦云勞
矣若乃變童幼女酒池糟丘吟風直作捕風
弄月翻為捉月
遣累辭家而出家之累未免信所患為吾有身
斷想除根而無根之想儻來轉更憶至人無
已
趣在阿堵中終日營營而六根不倦心在腔子
裏經年兀兀而四大常安

生生不生謂迷却靜裏殺機無無亦無方許說
個中妙有

與造物游者能造造物而不物於物與造命游
者能造造命而不命於命

六十四卦無非逆數龍虎經頗能窺豹三百五
篇總曰無邪靈均氏差可續貂

樂旨潘文合之斯成雙美廣談治筆離之所以
兩傷

鹿養精龜養氣鶴養神阿個先生傳授精為衛

氣為輿神為馬直由元始周流

虛空當體粉碎明眼漢何勞再舉俊拳陰陽原

自調和赤心人不必更煩妙手

乾三當不可變化之際故言君子而不言龍日

乾夕惕猶妨觸處危機坤卦合順天時行之

宜故象牝馬而復象牛引重致遠足了自家

職業

游魚不解五音鼓琴出聽頑石未深四諦聞法

點頭偶然而不必盡然可信而無須深信

微言絕於人亡觀者不知作者之意絕技成於

力到巧者無過習者之門

心聲者酷似其貌貌言者無關於心故分菓車

中畢竟借他人面孔捉刀床側終須露自己

精神

執七處非心舍七處無心問世尊如何發付沉

馬談

三途是苦厭三途亦苦聽吾儕各自營生
過去心不可得見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
此之謂明鏡止水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
威武不能屈此之謂泰山喬嶽以正治國以
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此之謂青天白日老
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此之謂霽月光
風

身在江湖心懸魏闕身心兩地奔波手探月窟

足躡天根手足一齊順適

住世厭世與浮雲同一捲舒穩把無根之拖前
劫後劫看虛空何曾朽壞常懸不夜之燈
捐百慮而定中生慧縱齊寒山拾得之肩酷無
裁製破萬卷而下筆有神即接拾遺供奉之
武終鮮性靈

靜處煉氣動處煉神煉就時動靜何曾有實內
藥了性外藥了命了却後內外盡是強名

備註

在天成象而麗天者無形非象在地成形而麗地者無象非形若不信拔宅昇天請試看殞星為石

雲者為雨乎雨者為雲乎若無事而隆施於是誰則尸之性也有命焉命也有性焉操有主而勘酌其間我之謂矣

鳳羽來儀而不可為儀千載作天際真人之想龍性難馴而似子易馴一時傳山中宰相之

稱

茅簷外忽聞犬吠雞鳴恍似雲中世界竹牕下

雅有蟬吟鴉噪方知靜裏乾坤

頂門上欲開未開之際定煩岐伯一針心竅裏

似癢非癢之時還借麻姑五爪

杏花疎雨楊柳輕風興到忻然獨往村落浮烟

沙汀印月歌殘倏爾言旋

擒白額探驪珠別有青蛇一劒挽黃河瀉銀漢

閑淡

全憑赤水三車

心生則性滅心滅則性見卽盡心知性之談神
行則氣行神住則氣住乃志一動氣之說
空不礙物物不礙空五濁惡總是菩提無心於
事無事於心四威儀渾皆般若

修命而性宗弗徹止作頑仙修性而命寶不完
終爲才鬼故真才才而不鬼大仙仙而不頑
仁有恩而至誠無恩故曰肫肫其仁淵有涯而

至誠無涯故曰淵淵其淵天有象而至誠無

象故曰浩浩其天

鬼神手眼俱無故能握造化之機關而指視卽
爲禍福至人情意都泯故能識鬼神之情狀
而呼吸盡是風霆

過也如日月之食年年兩炬慧燈復其見天地
之心夜夜三杯玄酒

渾沌竅儻忽一朝鑿破還須令儻忽補完人我

山衆生驀地移來且着落衆生伐去
小盜者大盜之資故盜小盜成大盜而後三盜
既宜內賊者外賊之因故賊內賊防外賊而
後六賊不起

揮如意滾滾天花亂墜絮不沾泥據蒲鞵軋軋
河車逆行輪不輟地
在大極之先而不爲高在大極之下而不爲深
長於上古而不爲老本體卽是工夫大澤焚

而不能熱河漢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剡風振
海而不能驚工夫卽是本體

萬里寒光生積雪坐相邀天路神仙一片冰心
在玉壺難持餉洛陽親友

虛而實者天乎故以實投地之虛而往來不息
實而虛者地乎故以虛受天之實而生化無
端陽而陰者日乎故能獨照而不能納形陰
而陽者月乎故能納形而不能獨照

五夜清霜收拾盡許多生意三春麗日放開來

無限殺機

枕中鴻寶一編應自有風霜之句室中竹實數

斛定知作鸞鳳之音

洞庭野鶯奏咸池大樂女殆其然哉木犀花散

作滿院秋香吾無隱乎爾

因天時興地和是農圃之叅贊損有餘補不足

卽商賈之裁成儻其日用而知其去聖人豈

遠

感有心而感則無心之感也誠有言而感則無

言之誠也悅有心而兌則無心之悅也說有

言而兌則無言之說也蓋舉意舉口卽屬後

天可議可思直爲塵跡

士九上六者老陰老陽之極數用九用六者返

老爲少之神功故能轉亢龍而爲元首罷野

戰而爲永貞

羣龍無首包油遁甲一書思不出位囊括西乾

三藏

春食苗夏食葉秋食華冬食根四時食其水南陽鞠宜早種乎酒不御色不邇財不貪氣不使諸塵不能染四方蓮立時見矣

天仙子萬古莊周才子天仙千秋李白風流放誕蘇子瞻疏海英英放誕風流王實甫詞林楚楚

為市井草莽之臣蚤輸國課作泉石烟霞之主

日遠俗情

既修而悟悟也豁焉既悟而修修也安焉大修大證悟在其中矣大徹大悟修在其中矣悅者獨修獨證之真機乎樂者共修共證之真趣乎不愠者常悅常樂之真境乎

性體如如上無覆下無基在在妖魔屏絕鼻端栩栩水不寒火不熱人人鄙吝銷融

體於是粥於是充口腹無羨大烹寒不出暑不
出庇風雨自安小築

不善飲而喜人善飲蘇長公深得酒仙三昧雖
能詩而忌人能詩隋煬帝徒爲詞客修羅

陽爲不善者不必盡罹官刑感應有踰枹鼓陰
爲不善者不必盡歸冥府輪迴不爽毫芒

害生於恩總爲從無入有而順去恩生於害都
緣從有入無而逆來

天無二日雷象之常十日並出者咎微之應請
看日下赤光既可二亦應可十試問錢塘萬
弩將射日不異射潮

命者於穆之不已乎性者人物之各具乎理者
性命之委緒乎窮理者究極根源之謂也盡
性者充滿分量之謂也致命者畢事告成之
謂也

物者物有本末之物知者知所先後之知格物

者本末混爲一途致知者先後融爲覺照先
者離而可合在者合而不離

煉五石斷鼈足聚蘆灰本玄宗之寓言辨商羊
識萍實契墳羊乃儒風之慧日

責難於君者請先責難於天君不虧其體者要
在不虧其大體

熱不可除而熱惱可除秋在清涼臺上窮不可
遣而窮愁可遣春生安樂窩中

不滯不屈不移持心所以養氣勿正勿忘勿助

養氣亦以持心

朱陸之辨不休自分宗教蜀洛之黨頓起強立

町畦

竹几當窓擁萬卷列百城南面王不與易此蒲
團藉地結雙趺空萬有西方聖立證於茲

禹可司空稷可教稼契可明人倫與虞舜斟酌
其間已兆杏壇之化雨以由治賦以求爲宰

以赤典賓客共顏回揖讓其際再覩康衢之
休風

虛生氣氣還虛天地之終始乎形神離形神合
人物之終始乎故始而終者體受歸全之實
學終而始者循環不息之化工

有物則有天命之性乎用之成路率性之道乎
無行不與修道之教乎未發爲中卽天命也
中節爲和卽率性也中和而致卽修道也

自誠明者率此天命之性乎自明誠者遵此修
道之教乎

寂寂惺惺者性乎惺惺寂寂者心乎心量本自
廣大而隘者不能盡也性地本自靈明而迷
者不能知也存心者存其操存舍亡之心養
性者養其不增不減之性

觀天之道執天之行道毋之精一乎照見五蘊
皆空度一切苦厄法王之精一乎

備言
遇桓而亦可管者太公平遇武而亦可姜者管
仲乎勉人事而聽天命者孔明乎識天命而
修人事者謝安乎

白雲淼天外美人正自可思明月滿樓中老子
興復不淺

杜少陵大海迴波無妨汗垢王摩詰澄潭浸月
妙在淵渟

綺里輩或疑偽設乃抗言於輕士善罵之主誰
則能之大傳公卽自矯情而詠諷於狀甲貺
賓之席不可及也

古人以文學言語爲兩科故里歌巷吟悉經藻
飾而傳之至今宋儒以語錄文章爲一事故
家猷國憲無非口占而行之不遠

湖海上浮家泛宅烟霞五色足資糧乾坤內狂
客逸人花鳥四時供嘯咏

良農擅百畝之饒首資糞壤達士竟千生之業

先聚法財故高以下為基濁者清之路

萬物出于機入于機衆人生于利死于利

善理財者如運水火焉身在水火之外斯收既

濟之功身在水火之中則有焚溺之患

易傳之祖也說卦說之祖也序卦序之祖也溯

流者會須窮源劉義慶清言之聖也羅寅中
小說之聖也高東嘉王實甫傳奇之聖也後
發者終難方駕

秣陵李采閱

寶顏堂訂正偶談

偶談

先聚法財故高以下為基濁者清之路

萬物出於機入於機衆人生于林剽李采園

發者絲鑿穴驚入焉身在水火之外斯收既

小端之聖也高東慕王寶甫軒脊之聖也

亦者會彰謀烈隆茂變言之聖也羅貫中

